

# 生死兩難杜將軍

尹東生

## 杜聿明被俘真象

(本文插圖刊第120頁)

### 帶病飛往前線指揮

民國三十七年，東北情勢逆轉，平津震動。旋濟南棄守，鄭州、開封一夕數驚，難民數十萬擁到徐州，因此人心惶惶，謠言滿天飛。最高當局決心固守徐州，拱衛京畿，徐蚌會戰序幕於焉揭開。

是年秋，杜聿明將軍正養病於上海愚園路寓所，一天，忽奉總統蔣公電召赴京。杜將軍至南京晉見蔣公後，蔣公即諭令赴徐州就任剿總副總司令（總司令劉峙），成立前進指揮部。杜乘機保薦舒適存將軍為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官，兼前進指揮部參謀長，獲准。時舒住在南京安樂酒店三樓，杜策杖登上三樓，親往促駕（因杜抗戰時在滇境軍禍斷右腿），於是二人即日乘專機赴徐州就任新職。

徐蚌會戰，國軍共動員黃伯韜、馮治安、邱清泉、李彌、孫元良、黃維等兵團，尚有裝甲旅、騎兵旅等特種部隊。而杜實際僅指揮邱清泉、李彌、孫元良三個兵團，參加蕭水地區作戰。

當黃伯韜兵團血戰碾莊之際，戰況危急，傷

亡慘重，邱清泉奉命馳援受阻，戰至十一月二十一日，終因眾寡懸殊，共軍不斷以人海戰術猛撲，層層縮小包圍圈，戰至最後，黃伯韜將軍終於自殺，壯烈殉國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徐州防線已呈動搖。邱清泉兵團被圍於雙堆集，津浦鐵路南段，被共軍切斷，徐州完全陷於孤立，剿總遂下令撤退徐州，保存實力，守護淮河，屏障京畿，再圖規復。於是邱清泉、李彌、孫元良各兵團以及臨時編配之友軍，與後勤支援部隊，於十一月三十日，利用夜暗撤出徐州，準備在永城方面，爭取外線會師，夾擊共軍陳毅部。於是國軍共分兩路，以預期待戰的態勢，向永城推進。

此時徐州文武機關之職員眷屬，以及逃難民衆數萬人，扶老攜幼，擁塞於途，部隊行動大受影響；加上連日豪雨，道路泥濘不堪，輕重車炮，夾在難民羣中、牛馬車之間，更無法行進，以致數十輛滿載軍火之軍車被共軍擄去。當我軍於十一月三十日撤離徐州時，共軍早已偵悉（國防部次長劉斐即為潛伏大共諜），於是陳毅率所部四萬餘衆，由夾溝橫越津浦鐵路，直趨永城東北，堵擊國軍；又另派出若干兵力，到處攔截國軍

，致我軍陷於重重包圍，處處被伏擊。更不幸的是孫元良竟臨陣先走，離開防地，影響戰局至鉅。十二月一日午後三時左右，杜聿明在紅廟附近，收到我空軍空投情報：符離集睢溪間，有共軍約五萬人以上之強大縱隊，向西急進。杜將軍一面通知各兵團照預定計劃，一舉擊破遭遇之共軍，迅速進出永城，一面急赴王白樓前線，親自指揮攻擊。十二月二日凌晨，邱兵團到達孟集，其先頭之一師，在李石林東南某村，即與共軍遭遇，展開激戰，旋被包圍。此時孟集以南各村落，已為共軍盤據，構築工事。拂曉後，李彌兵團到達袁圩，而王寨方面，已有共軍向袁圩攻擊前進。孫元良兵團到達洪河集後，其北面亦有共軍活動。杜聿明在王白樓命邱兵團立即向南攻擊，李兵團聯繫邱兵團左翼，向東南攻擊，孫兵團以一部對西北兩面警戒，主力依攻擊之進展，隨指揮部前進。是日邱、李兩兵團，竟日猛攻，共軍利用星羅棋佈的村落地帶，作縱深配置，頑強抵抗，因此進展甚微，僅得佔領孟集以南之張莊、魯莊、魯樓、李樓、劉莊各村落。當指揮部推進至陳官莊，筆者曾在指揮部前，拍下杜將軍與

舒適存將軍照片。民國六十一年元月，筆者曾持此照片，往新店寓所謁舒將軍，追述往事，相與太息良久，並蒙舒適存將軍題詩相贈：

「崑崙關上殲強敵，芒碭山前嘆道窮，百戰無功留幻影，數奇千載弔英雄。」

「東生老弟青年從軍，與抗日戡亂相終始。徐蚌敗軍中，爲余與光亭（杜聿明字光亭）將軍攝影，歷劫歸來獲留此影，真是有心人也。現已採入戰史彌足珍貴。」

民國第二甲子元月八七老人舒適存

## 邱清泉的全軍覆滅

十二月三日，杜聿明在陳官莊召集高級將領，研討當前情勢，孫元良已走，當日邱、李兩兵團繼續攻擊，並有空軍、戰車協助，經極大之努力，雖得佔領寶凹、魏老窰、冠莊、朱樓各村落，而國軍之犧牲甚大，共軍四面包圍之勢遂形成。是夜杜將軍決採三面掩護，一面攻擊的戰法，以李兵團於袁圩、孫樓間對東佔領陣地，邱兵團以全力向南攻擊，每日如能進展數里，則五、六天後，便可與來援之黃維兵團會師。

十二月四日，實施三面掩護，一面攻擊的戰法，但仍無力挽回頹勢，且處處遭共軍猛撲，各兵團僅能擊退來犯之敵，維持原有陣地，已極費力，雖抽調兵力，作重點攻擊，已不可能。如此形勢，後果可知。舒參謀長適存即向杜將軍建議，長此僵持下去，各兵團日益消耗，糧彈不繼，終非善策，應在糧彈未盡，天氣未變，共軍未強固之前，速作輻射式突圍，杜將軍首肯。

乃於十二月五日晨，召集各兵團司令官會商作戰方案，決議各兵團以軍或師爲單位，就地突圍，各自相機行動，分向信陽、潢川間集合，再作後圖，並決定於是日夜間，依照指揮部電話開始行動。議甫定，忽報孫兵團正面被共軍突破，因司令官孫元良先期而走，致有此後果。因之邱清泉改變突圍預定計劃，反對突圍。突圍之議不成，苦撐至翌年一月九日，全軍覆滅，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。按此次突圍計劃，如非孫元良先走，戰局尙大有可爲，以此而論，則孫元良或難辭其咎。

## 決心與弟兄共生死

當突圍戰開始時，爲了補給被圍困國軍糧彈，實施內線作戰，以陳官莊爲核心，並急闢一空投場，以接受空投補給。迨空投補給場闢好之後，中樞曾派專機降落空投場，接杜聿明將軍前往南京出席會議，此刻各將領及僚屬，曾力勸杜飛離包圍圈，至南京療病。因杜於抗戰時，曾因撞車折斷右腿，在東北時，又割除一腎臟，並有風濕病，加上作戰勞累，罹患感冒咳嗽，時見青筋暴露，汗與淚俱，病勢不輕。但杜立加嚴詞拒絕，並云：「此時我焉能擅離職守，丟下弟兄們不管，我決心與大家共生死，請勿多言！」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八日，舒參謀長適存自永城東北包圍圈內之陳官莊指揮部飛京，報告戰況，請示機宜。九日奉最高統帥面授親筆函，偕空軍總部第二署副署長董明德上校，飛返陳官莊前線，決定空投糧彈三天後，以飛機百架協助，再

發動攻擊，並擬於東南面實施突破。詎自九日夜起，天氣驟變，大雪紛飛，一連十日陰霾蔽天，無法空投，官兵饑寒交迫，餓斃凍死者，日有所聞，突破作戰，又告擱淺，且不斷遭共軍夜襲。

## 大雪陰霾空投援絕

十二月十八日，天氣稍晴，舒適存參謀長再度飛京，催運糧彈，雖然每日投足四百噸，而收到者不及三分之一，雖空投場四週佈有嚴密警戒，而餓兵搶食竟冒機鎗掃射於不顧，所投糧彈多所散失，無法收集作合理分配。自是以後，直至次年元月三日，天氣雨多晴少，空投仍受限制。原擬自一月四日至六日空投糧食三天，使官兵恢復體力，六、七兩日空投彈藥兩天，至九日開始，仍以飛機百架協助，再行突破。不料共軍自一月六日夜起，即用人海戰術向我全線猛撲，我軍苦撐至一月九日，傷亡慘重，糧彈俱盡，終至覆沒。我軍被圍困時，饑餓難熬，官兵終至以騎兵旅的馬匹，殺了果腹，馬肉吃光了，再以馬皮馬骨熬湯療饑。包圍圈內，軍民混處，爲避風雪，自己搭蓋簡陋的小棚子，更是櫛比鱗次，洋洋大觀。被困難民，饑寒病倒，哭聲震野。加上隆隆炮聲，日夜不斷，驚恐失措，狼狽慘狀，怵目驚心，唯一希望空投，或仰賴部隊施捨。而老天爺偏偏又給逃難人們過不去，竟大雪紛紛下個不停，在饑寒交迫之下，難民只得到處求乞或搶東西吃，說來更令人心酸，爲了搶空投米，經常砸死人，更是人間慘事。那時候就是有錢，亦買不到東西吃。說一件淒慘的事，讀者或許不會相信，只要

你手上有食物，就可以得到一位閨秀小姐，或女教師、大學生作太太。但在這種情況下，誰有那份興緻？最吃香的就是香煙和酒了，一元大頭只能買到兩支香煙。爲杜將軍駕車的張副官，平日即嗜杯中物，一時酒癮難熬，跑到醫官那裏，要了半瓶酒精，加水調和當酒飲，來麻醉自己。

離亂人生苦，每個人都心驚膽戰，朝夕性命難保，不是凍死餓死，便是被砲火打死。此時共軍徵集十餘萬民伕，在四週挖掘溝壕十餘道，圍困我軍，因此國軍之重裝備戰車，無法運動，形同廢物。共軍又展開心戰，喊話打擊國軍士氣。共軍是於元月六日夜晚，開始全面總攻擊，國軍傷亡慘重，八時左右，情勢危急，杜將軍召集軍長以上將領，下令向營面之敵突圍，以浦口、漢口爲集合地點。當時夜黑如漆，但見鎗砲火光，劃過夜空，如金蛇亂舞。我軍正作突圍部署，共軍已直逼陳官莊指揮部，機鎗密集掃射，聲如鼎沸，特務營倉皇應戰，不到一小時，即犧牲殆盡。共軍衝至指揮部照壁處，全部衛士即憑照壁土牆抵抗。筆者爲杜將軍侍從參謀，掌管作戰機密文件，於是便開始焚燒這些文件，以免落於敵手。文件焚燒完了，即偕特務隊王隊長和幾個衛士，掩護扶杜將軍離開，擬赴張廟堂二百師陣地，整隊外衝。深夜二時左右，繼續前進，未抵張廟堂，共軍已衝至，砲火交織，人潮洶湧，殺聲震天動地，刺眼的照明彈，冉冉下降，鎗聲、殺聲、馬嘶聲、傷者的哀號聲，簡直變成了人間地獄。到處都是屍體，鮮血染紅了白雪，景象之慘，無與倫比。

### 飢寒交迫生死兩難

這時部隊已失去連絡，僅我們一行六人，在混亂中衝出。因杜將軍久病，又不良於行，筆者與特務隊王隊長，扶掖他前進，到了天明之際，已經寸步難行，苦不堪言。尤其永城附近都是平原，無法隱藏，正在猶豫進退維谷之際，被共軍發覺，層層包圍，筆者即率四衛士，奔命衝撞，與王隊長扶掖杜將軍，迅速躲開現場。結果兩名衛士中彈陣亡，共軍更迫近，勢將被俘，只聽杜將軍喝道：「快些，拿鎗把我殺掉！」我等如何忍心親手弑自己長官？正在躊躇間，共軍一擁而上，我們全部被俘。大家相對默默無言，只聽杜將軍喃喃地說：「我辜負了領袖，愧對部屬！」接着流下了眼淚，筆者亦跟着哭了。

這時我將手上僅有的一只金戒指，以及身上值錢的東西，統統拿出來，賄賂共軍一幹部放我們走。共軍幹部經過一陣商量後，似已默許。無奈天命如斯，在劫難逃，突有一共軍高級幹部，騎馬經過該處，看到此種情形，即令隨員速派小車，將這個病弱的老俘，送到北面一小村（村名已不復記憶）。後來我與王隊長及另一衛士，亦被押送到這個小村莊，無巧不巧，我與杜將軍又關在一個屋子裏。杜見了我，悲喜交集，一同流下淚來。他復垂詢隨行人員下落，我據實以告，於是我便計劃如何營救杜將軍脫險。

### 砸頭未死倒地被俘

此時共軍看管並不甚嚴，惟杜將軍已病，又

不良於行，一時頗費躊躇，想着想着睡了。不想杜將軍就在這個時候，拐進廁所，就地撿起一塊石頭，猛砸前額，血流滿面不支倒地。看守的共軍，久久未見其出來，往廁所一看，始發覺這個病俘血跡模糊，倒在地上。一共幹來了，見此情形，知道問題不簡單，迅即報告上級，適在此時，我被外面人聲吵醒，始發覺杜將軍不見了。後來共軍派了一輛吉普車，將昏迷中的杜將軍押走，筆者目送杜將軍離去，不覺失聲痛哭。

緊接着，共軍派來一幹部和兩名士兵，在原地審訊筆者，問自殺者是何人？我答：「不認識。」因此遭共軍苦刑拷打，鮮血淋漓，昏死數次。於是再用冷水噴醒，繼續審問，我始終堅不吐實。

後來便把我擱在一旁，另審問其他戰俘。時已黃昏，我經冷水噴過後，神智漸漸清醒，惟週身疼痛不堪，隱隱聞共軍道：「這個小子，骨頭好硬，等會把他宰了。」此時北風凜冽，寒氣逼人，又聽得傳來陣陣慘叫聲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想起杜將軍一世英名，盡付流水，倚閭參娘，日夜祈盼，不覺求生之念陡起，便乘共軍不注意的時候，脫下上衣，裝扮成假人，另用稻草覆在下半身，僞裝睡熟了，攀上樑柱，揭開草房頂蓋，踰牆外出。一連奔了十數里，才找到一家老百姓，弄到了一件破棉襖，沿途求乞，歷經千辛萬苦，遭受重重磨難，僥倖逃出魔掌，兼程南下。如今四十年快過去了，回首前塵，恍如隔世，筆者現在臺灣過着幸福生活，但不知大陸同胞，何日脫離苦海？